

张大可 注释

史记全本新注

三秦出版社

十



6

史记全本新注目录

第三册 列传(上)

(史记卷六十一至卷一百五)

史记七十列传·说明	(1307)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1311)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1317)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1323)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1331)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1335)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1343)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351)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1369)
史记全本新注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137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1401)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141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142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1435)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1443)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144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145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1469)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1477)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1487)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1511)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1519)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1533)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1539)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1555)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1569)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1575)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1593)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1619)
- 史记全本新注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1625)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1637)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1643)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1651)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1673)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四 田儵列传第三十四…………… (1681)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五 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1687)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1701)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1713)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1725)
- 史记全本新注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1731)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1741)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1747)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1757)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三 万石张敖列传第四十三…………… (1765)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1773)
- 史记全本新注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1779)

史记七十列传

(卷六十一至卷一百三十)

【说明】司马贞曰：“列传者，谓序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伯夷列传·索隐》）。张守节曰：“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伯夷列传·正义》）。

列者，陈也。列传，即众多人物之传。传，本为注经之名，司马迁借以传人，记功臣贤人死义之士的言行以注《本纪》，表示人臣拱卫主上。《太史公自序》云：“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所以刘知几以《史》、《汉》之纪传比于《春秋》之经传，议论是很精辟的。

七十《列传》分为四个类型：（1）个人专传，（2）二人以上合传，（3）不以人物命篇的类传，（4）附传。其列正传人物139人，附传人物92人^{〔注〕}，加孔子弟子77人，总计308人。类传人物古今同传，以类相从；合传与类传为同一类型，或对照或连类，故合传人物往往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是下及；《扁鹊仓公列传》是上溯。《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人物十一人，实质是一篇先秦的“诸子列传”。《汲郑列传》实质是汉代的“黄老列传”。匈奴、南越、东粤、西南夷等周边民族史传分插在人物列

注：七十列传附传人物实多于正传人物，这里所列九十二人仅举其要，主要是因事或连类而附。至于附载的子孙、戚友，以及虽因事连类仅附其名者未录。

传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同天子臣民，此四海一家之观念，表现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进步历史观。《大宛列传》所述为外国民族，单列于类传中。总之七十《列传》具有组合义例，可分为二十组，序列如下：

①伯夷列传	列传第一……卷六一
②管晏至仲尼弟子	列传二至七……卷六二至六七
③商君至田单	列传八至二二……卷六八至八二
④鲁邹至屈贾	列传二三至二四……卷八三至八四
⑤吕不韦至蒙恬	列传二五至二八……卷八五至八八
⑥张耳陈余至田儋	列传二九至三四……卷八九至九四
⑦樊郤滕灌至季布栾布	列传三五至四十……卷九五至一百
⑧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	列传四一至四五……卷一〇一至一〇五
⑨吴王濞至韩长孺	列传四六至四八……卷一〇六至一〇八
⑩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	列传四九至五一……卷一〇九至一一一
⑪平津主父至淮南衡山	列传五二至五八……卷一一二至一一八
⑫循吏至汲郑	列传五九至六十……卷一一九至一二〇
⑬儒林至酷吏	列传六一至六二……卷一二一至一二二
⑭大宛	列传六三……卷一二三
⑮游侠	列传六四……卷一二四
⑯佞幸	列传六五……卷一二五
⑰滑稽	列传六六……卷一二六
⑱日者至龟策	列传六七至六八……卷一二七至一二八
⑲货殖	列传六九……卷一二九
⑳太史公自序	列传七十……卷一三〇

第一组伯夷列传，是唯一的三代人物入传。此传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可以称之为论传，是七十《列传》的总论。第二组，管晏至仲尼弟子六传，传春秋时代人物。第三组，商君至田单共十五传；传战国时代人物。战国四公子排列一起，苏秦与张仪蝉联，都有以类相从之意。第四组，鲁邹至屈贾两合传，表彰品德高尚，壮志不伸，而能以言论德行留照人间的人物，连类相及。鲁仲连、屈原均战国之世人物，故编列于此，下及汉代的邹阳、贾谊。第五组，吕不韦至蒙恬四传，序辅佐秦国兴起的人物，他们的特点是注重暴力权诈取天下，固轻百姓力，都不得好下场。《刺客列传》是类传，应排在《循吏列传》之后，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反暴政的思想。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司马迁在李斯、蒙恬两传的赞中，既肯定他们的功绩，又直接地批判他们轻忽百姓的罪责，是值得注意的。白起、王翦有大功于秦，白起冤死，王翦善终，因白起抗降，王翦却无此暴行，所以两人合传以示对比。白起抗降不同于李斯、蒙恬的轻暴百姓，故司马迁将王翦前置白起传，而不是将白起下连王翦，以与第五组的暴政人物分开。第六组，张耳陈余至田儋六传，叙楚汉相争人物。第七组，樊鄢滕灌至季布栾布六传，皆辅汉功臣义士。第八组，袁盎晁错至扁鹊仓公五传，叙文景时代忠勤于王室的人物。仓公传上连扁鹊以表现医学的承传。第九组，吴王濞至韩长孺三传，叙景、武之际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韩长孺卷入魏其与武安两侯的纠葛中，故排列于此。第十组，李将军至卫将军骠骑三传，序伐匈奴的专题人物。第十一组，平津侯主父至淮南衡山七传，序武帝时的人臣传记和开疆拓土。第十二组，循吏至酷吏四传作两两对比。循吏传无汉代人，酷吏传无汉以前人。汲郑古朴贳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学而多用酷吏。司马迁用这样的强烈对比来讥刺武帝的政治。第十三至第十九各组是各种专题类传。《大宛列传》是叙外国史

事的类传，西域各国附载于该传中。第二十组是总括全书要旨的自序传。

由上分析，七十《列传》基本以时代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则，但有组合义例，或以类连及，或对比见义。用八个字来概括是：“时代为序，以类相从。”上面的分组与评论，未必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但总原则的分析不会有错。赵翼评论《史记》篇目是“随得随编”，其说绝不可信。“时代为序”，勾勒历史发展的线索，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反映；“以类相从”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用历史类比法进行古今纵横排比论证，探寻治乱兴衰的规律，这也是一种先进的研究方法。古今类比，有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即以古为鉴之意。我们掌握了司马迁的历史类比法，以此为解剖刀去阅读和研究《史记》，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例如合传、类传就是以某人物或以某时代为中心上溯或下及，是连类而附。《史记》各体的附记法，实质也是类比法的引申。（详《序论》第四节中《论史记书法义例》）。

此外，《史记》命篇，司马迁不作统一标准。《汉书》列传一律以人物姓名命篇。司马迁以姓名、封爵、谥号、别名兼用，其义无法考实，但可以肯定司马迁决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根据当时所理解的善恶是非所表现的爱憎感情来决定命名的。例如“循吏”与“酷吏”两类传之命名尤为明显。又如汉初三雄，彭越、黥布皆以其名命篇，而韩信用“淮阴侯”之爵名命篇，表现了一种亲切感，示同情韩信。对石奋用“万石”之别号命篇，是口语化的反映。其他不必一一述论了。

伯夷列传第一

【说明】这是七十列传中的第一篇，夹叙夹议，是一篇提示义例的论传，表明七十列传是讲人事的。列传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的高风亮节为议题，纠正了关于他们饿死无怨言的说法。列传还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务光对照，指出伯夷、叔齐是由于孔子称颂而闻名后世的，示例七十列传中的人物也将因太史公之笔而垂名后世。司马谈临终遗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创作七十列传就是为实现这一神圣的使命。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②，《诗》、《书》虽缺^③，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④。尧将逊位^⑤，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⑥，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⑦，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⑧。

①载籍：书籍。 ②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③《诗》《书》虽缺：相传《诗》、《书》是孔子删定的，《诗》三百零五篇，《书》一百篇。由于秦始皇焚书，《书》已残缺，汉代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只有二十八篇。 ④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 ⑤逊位：退位。 ⑥岳牧：岳，指四岳，即四方诸侯的首领。牧，指九牧，九州的高级长官。 ⑦典职：掌理政务。 ⑧授政：传让帝位。

示天下重器^①，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②，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③。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④，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⑤。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以上为第一段，对儒家典籍不载许由等人事迹提出了疑问。）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⑥。”“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⑦？”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⑧。其传曰^⑨：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⑩。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⑪，盍往归焉^⑫。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⑬，号为文王，东伐纣^⑭。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⑮：“父死不葬，爰及干戈^⑯，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⑰。太公曰^⑱：

①重器：象征国家权力的宝物，如鼎等。 ②许由：传说的尧时隐士。尧打算把天下禅让给他，他拒不接受，逃到颍水之北、箕山之下隐居起来。 ③卞随、务光：均夏桀时人，传说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卞随不受，投水而死；务光以为耻，因而逃隐。 ④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南。 ⑤吴太伯：周太王长子，让位于弟季历而逃至勾吴，事详《吴太伯世家》。伦：类。 ⑥引文见《论语·公冶长》第二十三章。

⑦引文见《论语·述而》第十五章。 ⑧轶（yì）诗：指下文的《采薇歌》，因其不见于《诗三百》中，故称轶诗。 ⑨其传曰：其事迹如下。这里的传作事迹解，也可能是摘取的司马谈原作。 ⑩孤竹：传说汤所封之国，在今河北卢龙一带。孤竹国君姓墨胎。 ⑪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当时被纣封为西方诸侯之长，故称西伯。 ⑫盍（hè）：何不。 ⑬武王：文王的儿子姬发，西周开国之君。木主：木牌位。 ⑭纣：商朝的末代帝王，名帝辛，字受德，以暴虐亡国。

⑮叩马谏：在武王的行军马前，拦路扣住马缰绳进行劝谏。 ⑯爰：乃，于是。 ⑰兵之：用兵器打击伯夷、叔齐。 ⑱太公：即姜尚，又名吕尚，字子牙，文王尊称太公望。

“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①，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②，采薇而食之③。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④，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⑤，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⑥，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以上为第二段，叙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录《采薇》之歌对孔子称述伯夷“无怨”之说提出了质疑。）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⑦。”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⑧！且七十子之徒⑨，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⑩。然回也屡空⑪，糟糠不厌⑫，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⑬，肝人之肉⑭，暴戾恣睢⑮，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⑯，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⑰，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⑱，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感焉，佞所谓天道，是

①宗周：归服周朝。 ②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一说首阳即河南偃师西北的邙山，因日出先照而得名。 ③薇：可生吃的野菜。

④西山：即首阳山。 ⑤神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即炎帝，教民稼穡，故称神农氏。 ⑥徂(cú)：通“殂”，死。 ⑦无亲：无私，不偏爱。与：赞助。 ⑧絮：同洁。 ⑨七十子：孔子的高足弟子七十二人，身通六艺。《仲尼弟子列传》载七十七人，七十是举其成数。

⑩仲尼：孔子的字。独荐颜渊：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谁最好学，孔子独以颜渊回答，见《论语·雍也》第三章。 ⑪屡空：经常贫困。 ⑫不厌：吃不饱。 ⑬盗跖(zhí)：相传春秋时反抗贵族的领袖，名跖，历代统治者诬为大盗，史称盗跖。不辜：无罪的人。

⑭肝人之肉：挖人心肝当肉吃，见《庄子·盗跖篇》，此系寓言。

⑮暴戾：残暴，凶狠。恣睢(shī)：放肆行凶。 ⑯忌讳：避忌讳言之事，指法律禁令。 ⑰择地而蹈之：看准地方才踏步走路，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 ⑱径：小路。

邪非邪？

（以上为第三段，以伯夷洁行遭困顿，盗跖恣睢而寿终，联想到近世以来社会的种种不平，从而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③。”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④。”贾子曰⑤：“贫夫徇财⑥，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⑦。”“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⑧。”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⑨，附骥尾而行益显⑩。岩穴之士⑪，趣舍有时皆此⑫。类名埋灭而不称⑬，悲夫！闾巷之人⑭，欲砥行立名者⑮，非附青云之士⑯，恶能施于后世哉⑰？

（以上为第四段，引前哲圣贤砥砺道德操行以自勉；但若立名后世，必附青云之士，慨叹世情，寄寓自己述史立言责任之重。）

【简论】《伯夷列传》全文不足千字，而内容却极其丰富，论列历史人物达十余人之多。列传虽以伯夷命篇，而记载伯夷、

①引语见《论语·卫灵公》第四十章。 ②引语见《论语·述而》第十二章。 ③引语见《论语·子罕》第二十八章。凋：凋落，衰落。

④引语见《论语·卫灵公》第二十章。 ⑤贾子：即贾谊。以下引语见《鹏鸟赋》。 ⑥徇：同殉，牺牲生命。 ⑦冯（píng）：仗恃，引申为贪求。 ⑧引语是从《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脱化而来。

⑨笃学：深深地好学。 ⑩附骥尾：喻追随贤者之后。骥，千里马。

⑪岩穴之士：隐士。 ⑫趋舍：趋，进取，指成名于世。舍，弃舍，指湮没无闻。 ⑬埋灭：埋没。 ⑭闾巷之人：普通的人。闾巷，指穷乡僻壤。 ⑮砥：磨刀石，用如动词，磨练的意思。 ⑯青云之士：德高望重立言传世的人。 ⑰恶：何。施：延续，留传。

叔齐行事的“其传曰”云云一节只有二百一十五字，四分之三是感慨议论。其实质是一篇序赞论文，故其体与十表序，类传序相同，冠于七十列传之首，用以提示义例，也就是七十列传的一篇序论。

既是一篇序论，所以有多层次的义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一)对天道质疑，强调重人事。本来“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史记》五体，各有重心。八书重在究天人之际，七十列传重在讲人事功利。按传统的天道观念，是惩恶佑善。但现实社会却往往是好人遭殃，坏人享福，对这不公平的世道，司马迁提出了愤怒的质问。苍天佑善吗？象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苍天惩恶吗？“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司马迁对苍天发出了尖锐的质问：“余甚惑焉，悦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七十列传载述人物，重在行事，论其功利，在这里是看不到天道的影子的。又，“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这本是司马迁述史的取材原则。但《伯夷列传》对经典所载，圣人之言，也提出了质疑。孔子称道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可是伯夷、叔齐留下的《采薇》之歌，充满了怨情，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到底“怨邪非邪”？这一质问表明司马迁论载人物，将冲破传统的礼义规范，以实录他们的行事，进行全面的褒贬来反映复杂的社会。以上两层义例是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进步历史观，也是《伯夷列传》第二、三两段所蕴含的中心内容。

(二)颂扬“奔义”、“让国”，谴责“争利”、“争国”。《太史公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故陈直曰：“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史记新证·自序》）。

伯夷、叔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他们不惜献出生命来立名立节。这和近世以来，尤其是汉代建国以来君臣、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争利”、“争国”恰成鲜明对照，寓意良深。

（三）说明自己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使之留传后世的写作目的。《伯夷列传》明写伯夷，暗衬孔子，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叉互证，阐明义例。伯夷和孔子两人都是本传的中心人物，而伯夷却又只是用来陪衬孔子，借以抒发议论的。全传分为四段，第一段以“考信于六艺”起首议论，将伯夷、叔齐与许由、卞随、务光对照，提出了一个悬案。许由、务光义至高，而经传不载，其名不显，是什么原因呢？第二、第三两段，假借伯夷抒发牢骚愤懑，对天道，对不平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质问，行文跌宕起伏，夹叙夹议，悲叹、感慨、质问、反诘，扑朔迷离。乍看似无中心，仔细咀嚼，文章气势连贯，议论纵横，引人驰骋古今，浮想联翩。第四段，回应篇首，得出结论，“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以此为例，七十列传也将以得大史公之笔而名垂后世。也就是说，论载各类立名立节的历史人物是史官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所以司马迁十分注意砥行立名的闾巷之人。七十列传除载述辅佐帝王的功臣将相、贤士大夫之外，还记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下层社会的侠客、医卜、隐士、商贾、俳优、博徒、屠夫、妇女等等，呈现出绚丽多采的丰富内容。司马迁有感于许由、卞随、务光不遇孔子而其名不显，托以自伤其不遇明主而蒙耻，故述往事，思来者。

如上分析，可知《伯夷列传》是一篇“明述作之本旨”的史论，可以看作是与《太史公自序》前后呼应的引言，若当人物传记读，则矛盾百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清梁玉绳《史记质疑》考列十大矛盾，认为“史所载，俱非也”。殊不知司马迁本来就视伯夷、叔齐同许由、卞随、务光一样，其事迹都在疑似之间，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管晏列传第二

【题解】本篇是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晏婴二人的合传。两人都是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名夷吾，字仲，死后谥敬，故又称管敬仲。管仲相齐四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晏婴，字平仲，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使齐中兴，显名诸侯。两人都有著述流传，足以垂名后世，故管晏列传不载两人功业，仅载其几则轶事，用典型的生活片断来表现两人的思想境界，并突出知人荐贤的主题。篇末赞语，司马迁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慨，寓意深刻。这表明《管晏列传》当作于司马迁受腐刑之后。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①。少时常与鲍叔牙游^②，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③，鲍叔终善遇之^④，不以为言^⑤。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⑥，管仲事公子纠^⑦。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⑧。管仲既用，任政于齐^⑨。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⑩，管仲之谋也。

①颍上：古邑名，在颍水之南，隋置颍上县，在今安徽颍上县南。

②游：交游。 ③欺：占上风，即下文的“分财多自与”。

④终善遇之：始终对管仲很好。 ⑤言：口实。 ⑥小白：齐桓公之名。 ⑦公子纠：桓公兄。 ⑧进：荐举。 ⑨任政：执政。

⑩一匡天下：使天下归于正。匡，正。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①，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与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②。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③，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④，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⑤。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⑥，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⑦。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⑧，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⑨：“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⑩。四维不张^⑪，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⑫。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⑬。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⑭。贵轻重，慎权衡^⑮。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

①贾(gǔ)：经商。 ②时：时机。 ③走：逃跑。 ④召忽：齐人，与管仲同辅公子纠。公子纠争位失败，桓公胁迫鲁人杀公子纠，召忽亦自杀。 ⑤以身下之：指鲍叔情愿官居管仲之下。 ⑥十余世：十多代。 ⑦多：称赞。 ⑧通货：与别国交通货物。 ⑨其称曰：他自己称述说。以下引文见《管子·牧民》。 ⑩在上位的人能遵守法度，那么全社会的家庭就坚固。六亲，有多种说法，王弼谓父、母、兄、弟、妻、子。 ⑪四维：礼、义、廉、耻。 ⑫论卑：政令不唱高调。 ⑬俗：指人民大众。这四句与前文“与俗同好恶”相应。

⑭管仲善于将祸转化为福，将失败转化为成功，即下文所举伐蔡、征山戎、与鲁柯之会三事，是其典型的例证。此三事详《齐太公世家》及注。

⑮贵轻重，慎权衡：有两解。轻重指金钱货币的运用，权衡为量物之器，用指调盈剂虚、平衡物价的政策。《管子》中有《轻重》篇，即讲

“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①。”

管仲富拟于公室②，有三归、反坫③，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以上为第一段，写管鲍相知和管仲治齐的才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④。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⑤，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⑥，即危言⑦；语不及之，即危行⑧。国有道，即顺命⑨；无道，即衡命⑩。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縲继中⑪。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⑫，载归。弗谢⑬，入闾⑭。久之，越石父请绝⑮。晏子愕然⑯，摄衣冠谢曰⑰：“婴虽不仁，免于于厄⑱，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诟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⑲。方吾在縲继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⑳，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縲继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㉑。

经济政策。再一种解释，依顺上下文义，指权衡利害得失。以第一义为长。

①故曰二句引自《管子·牧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懂得这道理是为政的法宝。②拟：比，相等。③三归：指管仲有三处庭院，充陈美女，建置台阁，言其奢侈。反坫（diàn）：古代筑于堂中两楹之间的土台，供诸侯会盟饮酒时置放献过酒的空杯，管仲迎宾的厅堂亦有反坫是僭拟诸侯。楹，厅堂前的立柱，东西各有一柱，谓之两楹。④莱之夷维：莱地之夷维邑，在今山东掖县。⑤重肉：两样以上的肉食。

⑥国君有话问及晏子。⑦危言：正直地发表意见。⑧危行：正直地行事。⑨顺命：顺从命令。⑩衡命：抗拒命令。⑪縲（léi）继（xiè）：拘系犯人的绳索，这里指被拘囚。⑫骖：古代卿的坐车四马，大夫三马，两旁的马称为骖。⑬弗谢：指晏子下车时没有向越石父作礼请的表示。⑭入闾：进入内室。⑮久之：指晏子在内室停留了较长的时间。请绝：越石父要求离去。⑯愕然：惊异的样子。⑰整理好衣冠歉疚地说。⑱把您从危困中救出来。

⑲君子可以受委屈于不知己的人，但在知己者面前应受到尊重。诟，通屈，受委屈。信，通伸，受尊敬。⑳感寤：了解。㉑延：邀请。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①。其夫为相御，拥大盖^②，策驷马，意气扬扬^③，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④，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⑤，常有以自下者^⑥。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⑦。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以上为第二段，写晏婴礼贤、荐贤和折节下士的高尚品德。）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⑧，及《晏子春秋》^⑨，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⑩。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⑪。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⑫，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⑬？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

①门间：门缝。窥：偷偷地看。②拥大盖：抱持车盖。③扬扬：得意的样子。④汉以前古尺合今约23公分，身高六尺约140公分。是一个矮子。⑤心思很沉重的样子。⑥自下：谦恭卑逊。⑦自抑损：谦恭自抑，不敢自大。⑧吾读管氏句：管氏，指《管子》书，这里所举《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子》中篇名。⑨《晏子春秋》：书名，作者无考，旧题晏婴撰，共七篇。

⑩孔子小之：《论语》卷三《八佾篇》第二十二章载孔子对管仲的批评说：“管仲之器小哉！”为司马迁所本。小，指器量狭小。⑪语曰云云：引自《孝经·事君章》。⑫成礼然后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大夫崔杼弑庄公，晏婴进去，抱着庄公的尸体痛哭，尽了君臣之礼，然后才离去。⑬见义句：引自《论语·为政》第二十四章。